

#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乡纳西语（纳语）音位系统研究

Alexis Michaud, Xueguang He

▶ **To cite this version:**

Alexis Michaud, Xueguang He.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乡纳西语（纳语）音位系统研究. 茶马古道研究集刊, 2010, 1, pp.190-202. ⟨halshs-00376471v1⟩

**HAL Id: halshs-00376471**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0376471v1**

Submitted on 17 Apr 2009 (v1), last revised 18 Jun 2011 (v2)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乡纳西语音位系统研究

Alexis Michaud（米可)*、和学光**
*法国国家科学院 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 (laboratoire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à Tradition Orale - CNRS)
**丽江纳西文化传习协会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有关丽江市古城区文化乡纳西语的音位系统(根据实地调查)。丽江市古城区文化行政村纳西语的音位系统，比起被选为纳西语标准音地点丽江市大研镇的音位系统更为丰富，所以通过对这个方言的研究，可以得到关于纳西语比较构拟的新知识。

Title: Research on the Phonemic System of Wenhua Na (Naxi)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rns the Naxi dialect spoken in Wenhua County, Lijiang Municipality, Yunnan. It is based on first-hand fieldwork. The phonemic system of the dialect studied is more extensive than that of the variety selected as a standard, making its description of special interest for th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Na.

## 一 引言

本文介绍丽江市古城区文化行政村纳西语的音位系统，它是比纳西语标准音地点丽江市大研镇更丰富的一个音位系统，所以通过对这个方言的研究，可以得到关于纳西语比较构拟的新知识。
本文的基础是第一作者在国外发表过的一篇文章(Michaud 2006a)。现发表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加全面、我们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特别是例子更为丰富)并增加了新的说明。
首先介绍纳西语的语源关系(1.1)及其称呼(1.2)。

### 1.1.纳西语的语源关系

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因为现代纳西语与彝语支的语言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例如：两者音节结构都很简单、语法也很相近、并且部分词汇看似类似。所以早期研究学者如谢飛(Shafer 1955)、白保罗(Benedict 1972:8)、易家乐(Egerod 1974)认为：纳西语隶属于彝语支。至今，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刊物都普遍接受这个分类，如郭大烈、和志武 1999、和少英 2001、何撒娜 2006：404。在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民族語：全世界的語言》，第15版中(Gordon 2005)也是这样描写纳西语的(纳西语的号码是NBF)。然而，布莱德雷(Bradley 1975)经过对彝语支词汇的比较而得到的结论却是：纳西语确实很接近缅彝语族、但不隶属于彝语支
(«… Naxi is very close to Proto-Burmese-Lolo within Proto-Tibeto-Burman, bu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within Proto-Loloish»)。至今、更具体的语源关系还尚未确定：见布莱德雷(Bradley 1979、1997:37)、马蒂索夫(Matisoff 2003:5)、孙宏开 2001、杜冠名(Thurgood 2003:20)。

### 1.2.纳西语的名称

纳西语有几种不同名称、不同地区的方言也有不同的称谓。杨福泉 2006：4-5提出，“纳西学”也许应该称之为“纳学”，因为在所有纳西语方言的自称中，都包含"纳"这个成份(发音基本一致，比如在丽江市大研镇是/nɑ̀/,在宁蒗县永宁乡也是/nɑ̀/)，而有的方言自称却不含第二个音节，"西"(意思为"人"；在丽江坝发音为/hī/、在永宁

乡、奉科乡的发音为带鼻音、高声调的/hĩ˝/)。"摩梭"是它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行少数民族定义之前，外界对于整个纳族的称呼。而目前生活在永宁，泸沽湖等地方的纳族人则被大部分人称作“摩梭人”。1990年代以来，云南省官方接受了“摩梭”这个称呼，意指“摩梭”是纳西族里面有特点的人口。每个称呼的选择，自然有其不同方面的考虑、情况比较复杂、在此就不多加赘言。国内外人类学家则一般通用“纳人”这个称呼(如蔡华Cai Hua 1997、Wellens 2003、McKhann 1995、1998)。

这里所分析的语言是丽江古城区、文化行政村、冷不罗自然村的纳西语(村子的纳西语名称为：/ɑ̄ ʂə̀ lé pʰɣ̄ lò/),下面简要写成 AS。这种纳西语是本文第二作者的母语。

本文所提供的资料与前人的资料相比(如和即仁 et al. 1985)有两种区别。一种来自 AS 纳西语的自身特点：AS 纳西语中的一些音位，在大研镇(丽江纳西语标准音地点)并不存在。第二种区别则来自于，对同样语音现象的不同分析：AS 纳西语的一些语言现象与和即仁，姜竹仪等作者所描写的纳西语一致，但现在我们对这些语音现象进行了新的音位分析。

1.3.AS 纳西语的声母与韵母

纳西语的音节结构较简单，大部份音节是由一个辅音与一个元音组成的，音节结构为：(C)(G)V、C 是辅音、G 是半元音、V 是单元音。括号表示选择(非必须)的成份。半元音是/w/、/j/与/ɥ/。它们的分布很受限制，只能在少数元音前和少数辅音后出现。这里可能需要说明，此文使用的半元音符号/w/、/j/、/ɥ/在国内不是很常用，经常被对应的元音符号所代替，如此文的/wɑ/、/jɑ/、/ɥe/、在和即仁 et al. 1985 的著作中被写为/uɑ/、/iɑ/、/ye/。关于这个重要的音节结构问题，请见奥德里古尔对王力先生的博士论文的评论（Haudricourt 1987）：马伯乐批评王力没有将广西博白汉语方言的复元音归纳为独立的音位，而奥德里古尔则提出，王力对其母语的音位分析是准确的，反映博白方言中复元音并不存在（除了/ia/为例外）。在本文，我们同样地分别元音与半元音。这种写法可以清楚地反映/wɑ/、/jɑ/韵母中的主元音是/ɑ/，等等。希望这样就可以避免对音节结构的误会。根据我们的分析、AS 纳西语没有复元音。

下表 1 介绍 AS 纳西语中的声母(不包括半元音)。

*表 1：AS 纳西语的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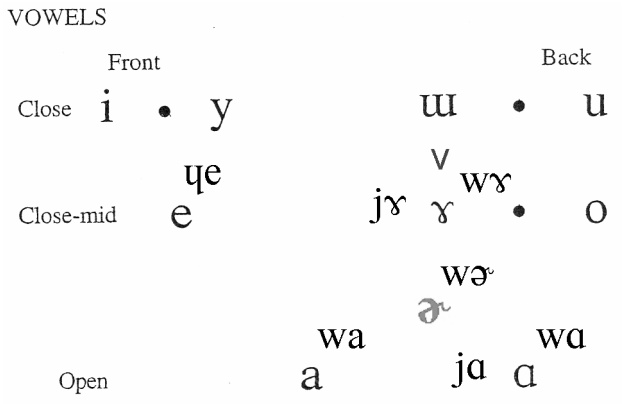
| | 双唇 | 舌尖前 | 舌尖后(卷舌) | 前颚 | 硬颚 | 声门 |
|---|---|---|---|---|---|---|
| 塞音 | $P^h$ p b mb | $t^h$ t d nd | $ʈ^h$ ʈ ɖ ɳɖ | | $k^h$ k g ŋg | |
| 塞擦音 | | $ts^h$ ts dz ndz | $ʈʂ^h$ ʈʂ ɖʐ ɳɖʐ | | | |
| 擦音 | | s z | ʂ ʐ | ç | | h |
| 鼻音 | M | n | | | ŋ | |
| 边音接近音 | | l | ɭ | | | |

AS 纳西语有鼻冠浊塞音/mb/、/nd/、/ŋg/与浊塞音/b/、/d/、/g/之分。布莱德雷曾提出、这套辅音可能是在彝语支的语言影响下而产生的(布莱德雷Bradley 1975)。这现象似

乎为西部方言所特有(在很多地方现在已开始消失，如丽江大研镇等地的纳西语已经不再区分这两套声母)，而东部方言永宁纳西语中则不存在鼻冠浊塞音/mb/、/nd/、/ŋg/。

图 1 介绍 AS 纳西语中的韵母。

*图 1：AS 纳西语的韵母。注：复元音韵母/ja/、/jɤ/、/ɥ e/、/wa/、/wɑ/、/wɤ/、/wəˠ/放在它们的主元音旁边，例如/wɑ/在/ɑ/旁边。*




## 二 AS 纳西语中新发现的音位

2.1. 前颚擦音声母/ç/在 AS 纳西语中具有音位价值

在 AS 纳西语中、前颚擦音声母/ç/有音位价值、如/çỳ/“累”不同于/hỳ/“红”。经过不同纳西语方言及缅彝语支不同语言的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源于鼻音声母的音位转化(transphonologisation；这概念是牙各布森（Jakobson)所创造的、另见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 1940 [1972])。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奉科乡善美行政村的纳西语(纳西语自称地名为/fv́.kʰō/,本文简写为 FK 纳西语)与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纳西语（永宁纳西语自称地名为/ɬī.dì/，在本文简写为 LD，请见 Michaud 2008)，这两地的纳西语中都有鼻音元音出现在/h/声母后，所以在这两种方言中，/h/+鼻音元音与/h/+口腔(不带鼻音)元音就具有了区分词汇的功能(lexically distinctive role)。而在 AS 纳西语中，对应的词汇则由/h/和/ç/两个不同声母来区分。举例见表 2。

*表 2：FK，AS，LD 纳西语中七个例词的对照表，包括语音和音位。(注：括号表示该词非同源。)*

| n° | FK | AS | LD | 词意 |
|---|---|---|---|---|
| 1 | [hm̃ỹ ˋ] / hỹ ˋ/ | [hy ˋ] / hy ˋ/ | [hṽˋ] / hṽ ˋ/ | 红 |
| 2 | [çju ˋ] / hy ˋ/ | [çy ˋ] / çy ˋ/ | (/tɕʰi ˋ/) | 累 |
| 3 | [hm̃ĩ ¯] / hĩ ¯/ | [çi ¯] / hi ¯/ | [hm̃ĩ ´] / hĩ ´/ | 人 |
| 4 | [çi ¯] / hi ¯/ | [çi ¯] / hi ¯/ | [ɕi ¯] /ɕi ¯/ | 稻子 |
| 5 | [m̥ỹ´] / hỹ´/ | [fỹ] / hỵ/ | [m̥ỹ´] / hỹ´/ | 毛 |
| 6 | [fỵˋ té] / hỵˋ té/ | [feˋ] / hỵ/ | ----- | 坟墓 (汉语借词) |
| 7 | [fỵˋ] / hỵˋ/ | [fỹ] / hỵ/ | (/sē.diˋˊ/) | 锯(可能是白语借词) |

*表 3：FK 与 AS 方言中 6 个音节的对照表。*

| FK | hỹ | hy | hi̱ | hi | hỹ | hỵ |
|---|---|---|---|---|---|---|
| AS | hy | çy | çi | çi | hỵ | hỵ |

*表 4：韵母/y/在 FK 方言中的变体。*

| 声母的发音部位 | 韵母/y/的音位变体 |
|---|---|
| Ø(没有声母)、声门 (/h/)、软颚 (/kʰ/、/k/、/g/、/ŋg/) | [ju] |
| 其它：双唇、舌面前 | [y] |

*表 5：声母/h/在 FK 方言中的变体。*

| 韵母 | 声母/h/的音位变体 |
|---|---|
| / ĩ/, / ỹ/ | [h̃ ] |
| / ỹ / | [m̥] |
| / ỵ / | [f] |
| /ɯ/, /u/, /ɤ/, /ɑ/ | [x] |
| /i/, /y/ | [ç] |
| /ɚ/, /e/, /o/, /a/ | [h] |

表 2 中的词汇在语音方面比较复杂，但经过音位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表 3 中介绍了 AS、FK 两种纳西语的对照关系。表 4；描述了 FK 纳西语中/y/的变体、比如“轻”[jù]是简单的/ỳ/。

表 5 表明，在 FK 中[ç]只是/h/的一个音位变体，同时也表明，在 FK 纳西语中/ h /的音位变体比较丰富：它在鼻音元音/ ĩ/、/ ỹ/前面发成[h̃ ]、/ ỹ /前面发成[m̥]、/ ỵ /前面发成[f]、后元音/ɯ/、/u/、/ɤ/、/ɑ/前面发成[x]，前元音/i/、/y/前面发成[ç] ，而只有在/ɚ/、/e/、/o/、/a/前面才发成简单的[h]。

在 AS 中、情况则有不同。[ç]与[h]存有音位对立的现象。但只有当它们在元音/y/前才有此对立。如：表 2 中的/hỳ/(“红”) 与/çỳ/(“累”)，它们的韵母相同，这两个词是依靠声母来区分的。在此例中，/ç/与/h/是各自独立的不同声母。是两个不同的音位，具有区别词汇的作用。

当我们发现这么特殊的共时现象时，应该研究一下它的历史来源，按照 Martinet 1975、2005所提出的理论 dynamic synchrony：即不仅仅要做“静态”的共时分析，且要理解共时现象背后的发展过程。Hyman 1975:254有同样的观点：“为了了解一个复杂的鼻音现象，要首先了解创造了这个现象的过程”。本文假设，纳西语的鼻音现象的发展如下：

(1) 经过内部拟测法，可以假设纳西语在某一个阶段有过/hỹ : hy/、/hĩ : hi/、和/hỵ̃ : hỵ/的对立。
(2) 在下一阶段，则有了越来越强烈的音位变体现象，例如/hỹ/发音作[h̃ỹ](整个音节有了鼻化的发音姿态),/hy/发音作[çy](整个音节有了颚化的发音姿态)。在今日，FK 纳西语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hĩ /发音作[h̃ĩ ]，而这个音节与/hi/对立(后者发音作[çi])，同样/hỹ/(语音价值：[h̃ỹ])与/hy/对立，后者的声母发音作[ç]。
(3) 其后，几个方言(其中有 AS)中的鼻音元音与对应的口腔元音合并为口腔元音。/hỹ/音节和/hy/音节的声母，在语音价值方面的区别起到了区分词汇的作用(/hy/ : /çy/)，[h]与[ç]就变成了不同的音位。(冒号表示音位对立。)第一阶段的/hĩ / : /hi/对立则合并了(完全失去了)。

表 6 重述要点。

*表 6：闭前部元音在颚擦音后的历史演变(在 FK 与 AS 纳西语的假设推理)。*

| 阶段 | 音节的语音价值 | | |
|---|---|---|---|
| | 有/ y /元音的音节 | 有/ i /元音的音节 | 有/ ỵ /元音的音节 |
| (1) 经过内部拟测法而假设的共同阶段 | hỹ : hy | hĩ : hi | hỵ̃ : hỵ |
| (2) 声母有音位变体 | h̃ỹ : çy | h̃ĩ : çi | m̥ỵ̃ : fỵ |
| (3)今日情况 | 在 FK：hỹ : çju(/y/有了二合元音化)；在 AS：hy : çy (失去鼻音元音) | 在 FK：同上；在 AS：合并为 çi | 在 FK：同上；在 AS：合并为[fỵ](音位：/hỵ/) |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在 AS 中没有/hi/和/çi/之分？为什么它们会合并，而/hy/和/çy/却没有合并？这个过程的共时结果是一个很极端的中和：在 AS 纳西语中，/ç/与/h/的对立只有在/y/之前才存在(关于中和这个概念，见Martinet 1969:257-259，关于纳西语中的中和现象见Michaud 2006a、 Michailovsky et al. 2006)。

上文是根据纳西语不同方言区声母、韵母不同情况而得出的分析结论。下一步本文将对纳西语鼻音元音做更远的历史来源分析。在世界各洲的很多语言中，鼻音辅音韵尾

前面的元音变成了鼻音元音。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韵尾消失了：如从古拉丁语到今日法语就有了这个变化，汉语方言中也有这样产生的鼻音元音。可是纳西语似乎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没有存在过鼻音韵尾。而与纳西语有语源关系的一些语言却有鼻音声母的同源词。比如“身上的毛”在 FK 纳西语中是/hṽ´/，而白保罗构拟为*mu1(Benedict 1972)，布莱德雷构拟为*ʔmwe3(Bradley 1979)。“红”在 FK 纳西语是/hỹ`/，白保罗构拟为*r-ni、布莱德雷构拟为*ʔni1。“人”在 FK 纳西语是/ hĩ¯/，被白保罗构拟为*r-miy。由上所推论：纳西语中的鼻音元音很可能来自比较早期的鼻音声母。这样的变化在缅彝语支里相当普遍：闭元音(特别是/i/、/u/)会在鼻音声母后面变成鼻音元音，如缅甸语方言若开语(Arakanese；见布莱德雷Bradley 1985、1989)。根据彝语支南群语言诺苏语与普伊语，布莱德雷构拟了/ŋ̊/到/h/的变化。黄布凡也提出：

“藏缅语族有鼻化元音的语言很普遍。鼻化元音大多来自于古鼻音韵尾和汉语或藏语借词鼻音韵尾的转化。但有些藏缅语的部分鼻化元音的来源则与声母的影响有关，例如怒语南部方言喉擦音声母后面的鼻化元音韵母音节与北部方言以及阿昌、却域、嘉戎等语言声母的基本辅音为鼻音的音节有对应关系”（黄布凡 2007：358），如：“红”：怒（南部）/hĩ$^{55}$/，怒（北部）/n̥e$^{31}$/，阿昌/na$^{55}$/，却域/n̥e$^{55}$ n̥e$^{33}$/，嘉戎/(kəwə)rnE / (嘉戎茶堡话：/ɣɯrni/，见向柏林 2008：429)。在尼泊尔的塔芒语（Tamang）中，声母/ŋ/与口腔元音相拼时，可以发音作/h/+鼻音元音，例如“叫”这个词的音既可以发作[$^{4}$ŋot-pa]，又可以发作[$^{4}$hõt-pa](马秀珍 Martine Mazaudon，p.c.；数字表示声调)。不过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马蒂索夫提出、FK 纳西语的鼻音元音可能来自声门音/h/的影响(关于声门音与鼻音的关系，见Matisoff 1975)。

2.2. AS 纳西语中的舌面前声母在元音/o/前面的卷舌对立

在 AS 和 FK 纳西语中，卷舌声母[ ɳɖ̥ ]、[ ɖ̥ ]、[ʈ]、[ʈʰ]、[ ɳ̊ ]、[ l̥ ]与不卷舌声母[nd]、[d]、[t]、[tʰ]、[n]及[l]是同音位的不同变体，前者出现在/ɚ/、/ɯ/、/u/韵母前面，后者出现在别的元音前。但是在元音/o/前面(并仅仅在这个音前面)，这些声母有对立关系。以清音塞音 [t]、[ ʈ ]为例，情况如下表：

| | i | y | ɯ | u | e | ɤ | o | a | ɑ | ɚ | ɣ |
|---|---|---|---|---|---|---|---|---|---|---|---|
| t | ti | ty | | | te | | to | ta | tɑ | | tɣ |
| ʈ | | | ʈɯ | | | | ʈo | | | ʈɚ | |

这个现象几乎是互补分布。举例见表 7。/ ʈ /和/ʈʰ /声母的例子可能不够可靠(因为其中有的是拟声词)，但/nd : ɳɖ̥ /、/n : ɳ̊ /、/l : l̥ /的例词则比较可靠。

*表 7：AS 纳西语中卷舌对立的例子。*

| 声母 | 声调 | 不卷舌声母 + /o/ | 卷舌声母 + /o/ |
|---|---|---|---|
| n : ɳ | L | /nò/ 商品 | /ɳò/ 蛀虫；(量词) 根 (一根线) |
| | M | /nō/ 喂动物的草 | /ɳō/ 奶；闻；姓 |
| | H | /nó/ *(借词)*糯(糯米)；拿、抓 | /ɳó ɳō/ (线) 乱 |
| l : ɭ | L | /lò/ 里面；麂子；(山)谷 | /ūɯ ɭò/ 轭 (/ūɯ/：牛) |
| | M | /lō/ 工作、活儿 (/lō bē/ 工作、/bē/ 作); /tō lō/ 斗笠；/ə́ lō/ 爷爷 | /ʂō ɭō/ 骨头；/ɭō/ (量词) 口 (一口饭); /ʈʂʰō ɭō/ 蚂蚁；/ɭō/ 陇 |
| | H | /ló/ 跨(跨小沟) | /ɭó pi ˋ/ 辣椒 |
| tʰ : ʈʰ | L | /tʰò/ 靠 | /ʈʰò/ 睡得很深的样子 |
| | M | /tʰō/ 松树；兔子(/tʰō lē/) | /ʈʰō/ 敲 |
| | H | /tʰó/ 镶进去 | /ʈʰó/(象声词)比如：形容小石头掉到地上的状况。不同的发音者用不同的声调：高或中。 |
| t : ʈ | L | /tò/ 背对；抱 | /ʈò/(象声词)折断树枝的声音 |
| | M | /tō/ 木板；/tō lō/ 堵水；水坝 | /ʈō/ 皮肤上的疙瘩或泡 |
| | H | /tó/ 前额；坡 | /ʈó lō/ 结块；山色；卷起来 |
| d | | 没有对立、只出现[do]、比如[dò]“看见”。 | |
| nd : ɳɖ | L | /ndò/ 愚蠢；臀部 | /ɳɖò/ 忙 ; /ɳɖō ɳɖò çȳ çȳ/ 急急忙忙 |
| | M | /ndō/ 爬 | /ɳɖō/ 蛰 |
| | H | /ndó/ 跌倒；/hi ˋ ndó/ 打谷 | /ɳɖó lō/ 一小包、一坨儿； /ɳɖó/ 形容敲钟等声音 |

这种对立关系似乎不仅出现在 AS 纳西语里，在其它一些纳西语方言中也有同样区分。比如傅懋勣的资料里面也有同样的音位对立。他的发音者是来自中和村的和芳先生(傅懋勣 1981-1984:8、297-307)。和即仁先生是丽江金山乡漾西出身的，本文第一作者(米可)2002 年与他交流时发现他的发音中也有如表 7 所介绍的对立现象(但因为他习惯以丽江大研镇的发音为标准音，所以其著作中没有说明这一点)。李霖灿 et al. 1953的书里面区别/l/和/r/两个声母，这两个声母的分布与我们的资料中的/ l /：/ ɭ/有对应关系(/r/只有在/o/前面才出现)，所以有可能，他们所记录的对立其实是/ l /：/ ɭ /。因李、张两位的合作者和才先生来自鲁甸，似乎可以假设鲁甸纳西语有这个对立。但和即仁、和力民两位学者告诉我们说：和才曾住过不同方言地区，比如他也受到了刚才提到的漾西方言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资料出发不能完全确认为和才的母语鲁甸纳西语中存有这个对立现象，或者是因为还是和才住别的方言区改变了他的发音。但本文第二作者和学光先生在长期调查与研究纳西语方言的过程中清楚地发现，鲁甸(lȳ dȳ)纳西语中确有这个对立，而且其他方言，如塔城(tʰá dzà)、巨甸(kɣ́ dȳ)、金庄(i¯ gɣ̀)、石鼓(lā bà)、龙蟠(pʰə̀ dɣ̄ wɤ̄)、龙山(tʰā zà)、大东(lɣ̄ nà wɤ̄)、太安(mūɯ hȳ kò)很可能也有同样的现像。

2.3. 位于音节中间位置的圆唇化/ʷ/音，要将其分析为韵母/wɚ/，圆唇化声母，还是半元音/w/?

AS 纳西语中有带中间位置圆唇化/ʷ/的音节，其声母为/nd/、/d/、/t/、/tʰ/、/ɳɖʐ/、/ɖʐ/、/ʈʂ/、/ʈʂʰ/、/ʂ/、/ʐ/、韵母为/ɚ/。在丽江大研镇等地方言中，其对应词中没有圆唇化现象。比如“七”、大研镇/ʂɚ̄/、AS/ʂɚ̄/；“满”，大研镇/ʂɚ́/(Mazaudon et al. 1979:31、和即仁 et al. 1985:167)、AS/ʂʷɚ́/。

表 8 介绍 AS 纳西语中的例子。

*表 8：AS 纳西语中在舌面声母后的圆唇化对立的例子。*

| 不带圆唇化的音节 | 带圆唇化的音节 |
|---|---|
| /tʰɚ́ tʰə̀/ 啃、咬 | /tʰʷɚ́ tʰʷɚ̄/ 包装 |
| | *(tʰʷɚ̀: 未发现存在)* |
| | /tʰʷɚ̄ tʰʷɚ̀/ *掺杂、混合* (/tʰʷɚ̀/的重叠) |
| /tɚ́/ 关上(门、等等) | /tʷɚ́/ 编(筐) (/mú tʷɚ́/ 编竹子) |
| /tɚ̄/ 懒惰 | /tʷɚ́ tʷɚ̄/ 拴 |
| /tɚ̀/ 魔鬼 | /tʷɚ̀/ 菜板 |
| /dɚ̄/ 生长、发芽 | /dʷɚ́/：专有名词 |
| | /dʷɚ̄/ 架子；阁楼 |
| | /dʷɚ̀/ 泡；泡沫 |
| /ndɚ́/ 种子、量 | /ndʷɚ́/ (象声词)比如：铙钹、铜锣的声音 |
| /ndɚ̄/ 应该、必须；也可以发音作[ l̥ɚ̄ ] | /ndʷɚ̄/ 池塘；假(/ndʷɚ̄ ŋi´/假的) |
| /ndɚ̀/ 叫、喊 | /ndʷɚ̀/ 集中、围拥、烦 |
| /ʈʂʰɚ̄/ 洗 | /ʈʂʰʷɚ́/ 肺；抓；/là ʈʂʰʷɚ́/枪；/zō ʈʂʰʷɚ̄ mē/姨子(/zō/儿子、/mē/母亲); /ʈʂʰʷɚ́ ʈʂʰʷɚ̄/馒头 |
| /ʈʂɚ́/茎节；/là ʈʂɚ́/手腕、手 | /ʈʂʷɚ̄/咳嗽；/ʈʂʷɚ̄ pé/痰 |
| *(ɖʐɚ̀、ɖʐʷɚ̀: 未发现存在)* | |
| /ɳɖʐɚ̄/ 煎；/ɳɖʐɚ̄ ɳɖʐɚ̄/ 出声 | /ɳɖʐʷɚ̄/游泳；湿(/ɳɖʐʷɚ̄ kʰi´/、/ɳɖʐʷɚ̄ pʰɚ̀/露水；/kʰi´/冷、/pʰɚ̀/白 |
| /ʐɚ̄/害怕 | /ʐʷɚ̄ tʰē/ 刀子；也发音作/zūɯ tʰē/ |
| /ʂɚ̄/七；事情；/ʂɚ́/汗、垢 | /ʂʷɚ́/满；下饭的菜、下酒菜、下茶点心 |
| / lɚ̀ /、/ l̥ɚ̀ /：没有对立、只出现[ l̥ɚ̀ ] | |

李霖灿 et al. 1953记录了一个[ur]韵母(按来自鲁甸的和才先生的纳西语)，这个韵母与[ɚ]不同(李霖灿将后者记录为[ʌr])。傅懋勣 1981-1984:304 记录了一个[l̥uʌɹ]音节(例子：“聚集”与“慌乱”)但没有记录对立的[l̥ʌɹ]，所以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圆唇化对立。上文已经提到，语言学家和即仁的母语是漾西纳西语；在他的发音中，有如表 8 所举例的圆

唇化对立。因为和即仁习惯使用标准纳西语拼音，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一律不标注这个音位对立。

在这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圆唇化属于声母、韵母，还是纳西语音节结构中有独立的半元音？而这种疑问相当普遍(见赵元任Chao Yuen-ren 1934)。傅懋勣 1981-1984与李霖灿 et al. 1953所用的记音方法暗指：圆唇化现象/ʷ/属于声母。在 FK 方言中，这种圆唇化则不存在：在一些词上，没有任何对应的特点(比如“露水”在 AS 是/ɳɖʐᵚʷə̃ kʰi´/、在 FK 是/ɳɖʐə̃/、同大研镇)，而在另一些词上，则有对应的特点(在韵母与声调方面)：见表 9。这个现象或许是一个圆唇化的对立在历史变化当中消失之前引起的，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变化是否由更早的一个圆唇化现象而引起。

*表 9。AS 纳西语/əᵚ/韵母前的圆唇化例子，对照 FK 纳西语中的发音。*

| 声母 | AS | FK | | 词义 |
|---|---|---|---|---|
| ʐᵚ | ʐᵚʷə̃ ndzà | ʐᵚɤ́ ndzə̃ | ʷə̃ *vs.* ɤ́ | 柳树 |
| nd | gi`ndʷə̃ | ndwá | ʷə̃ *vs.* wá | 池塘 |
| ɳɖʐᵚ | ɳɖʐᵚʷə̃ | ɳɖʐə́ | ʷə̃ *vs.* ə́ | 湿 |
| | ɳɖʐᵚʷə̃ | ɳɖʐə̃ | ʷə̃ *vs.* ə̃ | 露水 |

在以上三种选择中(音节中间位置的圆唇化/ʷ/音要将其分析为韵母/wəᵚ/，圆唇化声母，还是半元音/w/)，我们选择第三种回答：即将圆唇化看作音节中间位置的半元音/w/。这个选择意味着，纳西语的音节结构是(C)(G)V，其中 C 代表辅音、G(*Glide*)代表半元音/w/或/j/、V 代表元音。半元音只能在/ɑ/、/a/、/ɤ/、/əᵚ/前面，及在一些声母后才能出现(见“约瑟夫. 骆克的拼音系统, 对照国际音标”一文、表 1)。

## 三 本文所提出的音系现象与和即仁、姜竹仪等作者所描写的一致，但分析方式及结论与其不同

纳西语基本声调的定义较简单：有高、中、低三种声调。可以用数字 ⁵⁵、³³、¹¹或符号˥、˧、˩来记录，但本文选择使用国际音标的 é，ē，è符号来记录，因为这样更容易记录声调变化，比如：当一个高声调的音节省略后，它的声调往往还会留下，因此就会引起前一个音节上的声调变化(见Michaud 2006b；关于纳西语声调的实验语音学研究，见 Michaud 2005、2007)。

### *3.1. 对于前颚化硬颚辅音的新分析*

丽江坝不同地区的纳西语都带有前颚化硬颚辅音，比如/gì/发成[ɟì]。至今，研究纳西语的学者(例如和即仁 et al. 1985、傅懋勣 1981-1984:297-316、方国瑜 et al. 1995)均将纳西语中的前颚化硬颚辅音写作/tɕʰ/、/tɕ/、/dʑ/、/ndʑ/，其实纳西语的颚辅音的前颚化并不象汉语普通话那么彻底，而且这种写法也让他们错误地分析了声母与韵母的界限：他们将“跑”写作/dʑɤ̀/、“茄子”写作/gɤ̀/、让读者认为这两个词有同一个韵母，但按照音位分析来说，应写作：/gjɤ̀/(“跑”)和/gɤ̀/(“茄子”)，前者的半元音/j/使得声母/g/前颚化为[ɟ]。本文所提出的新拼写法表明、这两个词均有同一个声母、但却有不同的韵母。

本文所提供的新音位分析，其优点之一是：以前无法记录的一些词现在可以明确地记录下来。比如：如果按照前人的记音方法，两个不同的音节，/tjɤ/和/kjɤ/(最小对立体：/kjɤ́/“煮”、/tjɤ́/“折叠”)不能够分别出来，前人往往只能用同一个音节/tɕɤ/来记录，因为还没有发现/jɤ/韵母的存在。

另外，他们使用的龈腭声母/ʑ/，当写在/ɑ/、/æ/、/ɤ/前面时，其实就是/j/(比如他们将“家”写作/ʑɑ̄.kò/，而其实际发音是：[jɑ̄.kò]，它的音位也是简单的/jɑ̄.kò/)，和与姜两位在/i、y/前面书写/ʑ/时，它其实是“零”声母：“零”声母音节的事实语音价值，包括一个开头的半元音，例如他们记录为/ʑi/的音节，语音价值为[ji]，而其音位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i/(见本书的“骆克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中的拼音系统、对照国际音标”一文、表 1 第一行)。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和姜二位所记录的/ʑu/其实是一个简单的/y/，比如：他们的/ʑù/“轻”/，事实上就是/ỳ/，发音作：[jỳ]。关于[ɲɤ]，这个音节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历史来源，一个是*/njɤ/、一个是*/ŋjɤ/。但也有可能，在更早期的纳西语中并没有过*/njɤ/和*/ŋjɤ/的对比。在现今的纳西语当中，/n/和/ŋ/的对比在这个位置上被中和了(neutralised)。

### *3.2.关于韵母/ɣ/在双唇塞辅音后面的舌颤变体*

在双唇塞辅音/$p^h$/、/p/、/b/、/mb/后面，韵母/ɣ/变化成为双唇舌颤音。为了记录这个变体音，和即仁、姜竹仪 1985:9 曾在声母与韵母中间加上了一个[ ʳ ]符号，例如[bʳ ɣ]为/bɣ/的语音价值。而其实，整个音节都是双唇的，换言之，是韵母借助了声母的发音部位。本文则选择按照国际音标对浊双唇舌颤音的标准写将/ɣ/的这个变体写为[ʙ]。(注：双唇舌浊颤音[ʙ]不同于双唇浊擦音[β]。)

### *3.3.关于声母/f/*

在纳西语的本族词汇中，[f]只在[fɣ]音节里面才出现，可以分析为/hɣ/、也就是说、[f]是/h/的音位变体。(这个现象与日语类似、日语的[f]只有在/u/前面才出现的、是/h/的变体。)由此明显地可以看出，是纳西语中的汉语借词带进来了/f/这个声母，比如[fè]“坟”、/tā fɑ̀´/“打发”、/fɑ̀´ ī/“发音”。(/fɑ̀´ /的两个声调符号，先底后高，表示一个从底到高的升调。)

## 四 结论

本文所讨论的这些音位现象是东亚语言中系紧音节结构的典型例子。其中所描写的声韵母之分的问题，也正符合如 Eugenie Henderson 所描写的“东南亚语言中的特征拖曳”理论(“Feature shuffling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Henderson 1985，另见马蒂索夫

Matisoff 1973)。我们希望，在本文所提供的新音位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部了解早期纳西语的音位系统和音节结构。研究纳西语的语言学者们还需要投入更长时间的努力来进行这一项目的深入研究。

## 感谢

大力感谢同事、合作者和朋友们：马秀珍教授(Martine Mazaudon)、维西尔教授(Jacqueline Vaissière)、麦沛德教授（Boyd Michailovsky）、黄行教授、孙宏开教授、黄布凡教授、孔江平教授、杨立权教授、和即仁先生、郭大烈教授、拉他咪• 达石、和希贤、木汝华、和文强及他们的家人。
语言学术语的英汉对照全部按照Milliken et al. 2001的英-汉语言学术语词汇。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 参考文献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 1995).
傅懋勣：维西麽些语研究（西南联合大学，重庆 1940).
傅懋勣：纳西语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Monograph Series 6, Tokyo 1981-1984).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重庆 1999).
何撒娜. 摩梭亲属的再思考. 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60-2005) 1. 拉他咪达石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 2006). 400-425.
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 1985).
和少英：纳西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昆明 2001).
黄布凡：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2007）
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说文社，香港 1953；2001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再版：“ 纳西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孙宏开：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 语言研究 *42* (2001). 90-99.
向柏林（Guillaume Jacques）：嘉戎语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2008).
杨福泉. 序二. 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60-2005). 拉他咪达石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 2006). 4-8.
Benedict, P.K.: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2).
Bradley, D.: Nahsi and Proto-Burmese-Lolo.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1 (1975), 93-150.
Bradley, D.: Proto-Loloish (Curzon Press, London & Malmö 1979).
Bradley, D. Arakanese vowels. Linguistics of the Sino-Tibet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Papers presented to Paul K. Benedict for his 71st birthday. G. Thurgood, J. A. Matisoff and D. Bradley. (Pacific Linguistics C-87, Canberra 1985). 180-200.
Bradley, D. Nasality as a prosody in Loloish. Prosodic Analysis and Asian Linguistics: to honour R.K. Sprigg. D. Bradley, E. J. A. Henderson and M. Mazaudon. (Pacific Linguistics C-104, Canberra 1989). 143-155.
Bradley, 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classification. Papers in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No.14: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D. Bradle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7). 1-64.

Cai Hua: Une société sans père ni mari: les Na de Chi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7).

Chao Yuen-ren: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4 (1934). 363-397.

Egerod, S.C. Sino-Tibeta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6.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ompany, London 1974). 796-806.

Gordon, R.G., Jr.: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IL International, Dallas 2005).

Haudricourt, A.-G. Méthode pour obtenir des lois concrètes en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41*.1 (1940). 70-74. Reprinted in: Haudricourt, A.-G.: Problèmes de phonologie diachronique (Société d'Etudes Linguistiques et Anthropologiques de France, Paris 1972), 51-55.

Haudricourt, A.-G. Phonemes and neutralizations in the Bobai dialect. Papers presented to Wang Li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 179-183. T. H. Yao.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987).

Henderson, E.J.A. Feature shuffling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presented to André-G. Haudricourt. S. Ratanakul, D. Thomas and P. Suwilai. (Mahidol University, Bangkok 1985). 1-22.

Hyman, L.M. Nasal states and nasal processes. Nasálfest: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on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C. A. Ferguson, L. M. Hyman and J. Ohala.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1975). 249–264.

Martinet, A., Ed. La linguistique : guide alphabétique. (Denoël, Paris 1969).

Martinet, A.: Evolution des langues et reconstruc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5).

Martinet, A.: 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 : traité de phonologie diachronique (Maisonneuve & Larose, Paris 2005).

Matisoff, J.A. Tonogenesis in Southeast Asia. Consonant Types and Tones. L. M. Hyman. (Southern California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1973). 71-96.

Matisoff, J.A. Rhinoglottophilia: the myste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nasality and glottality. Nasálfest: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on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C. A. Ferguson, L. M. Hyman and J. Ohala.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1975). 265-87.

Matisoff, J.A.: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os Angeles 2003).

Mazaudon, M.; Michailovsky, B.: Naxi [Nahi]-English vocabulary. Paris (1979).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cKhann, C.F. The Naxi and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 Harr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95). 39-62.

McKhann, C.F. Naxi, Rerkua, Moso, Meng: Kinship, Politics and Ritual on the Yunnan-Sichuan Frontier. 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 M. Oppitz and E. Hsu. (Völkerkundemuseum, Zürich 1998). 23-45.

Michailovsky, B.; Michaud, A.: Syllabic inventory of a Western Naxi dialect,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Joseph F. Rock's transcription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5*.1 (2006). 3-21.

Michaud, A.: Prosodie de langues à tons (naxi et vietnamien), prosodie de l'anglais : éclairages croisés. PhD, Université Paris 3-Sorbonne Nouvelle, Paris 2005. 可以从 http://tel.archives-ouvertes.fr/tel-00130149 下载.

Michaud, A.: Three extreme cases of neutralisation: nasality, retroflexion and lip-rounding in Naxi.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5*.1. (2006a). 23-55.

Michaud, A.: Tonal reassociation and rising tonal contours in Naxi.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9*.1 (2006b). 61-94. 可以从 http://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0130329 下载.

Michaud, A.: Floating tones and coalescent syllables: Field experiments on tonal contours and syllable reduction in Naxi (Tibeto-Burman famil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37*.3. (2007). 237-255.

Michaud, A.: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Yongning Na.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7*.2. (2008). 159-196.

Milliken, S.; Lester, P.: Chinese Linguistics Terms Glossary (SIL International, Dallas 2001).

Rock, J.: A Na-Khi -- 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a 1963-1972).

Shafer, R.: Classification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Word *11* (1955). 94-111.

Thurgood, G. A subgrouping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contact, change, and inheritance.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G. Thurgood and R. LaPolla. (Routledge, London 2003). 3-21.

Wellens, K.: Revisiting the Na of Southwest China. A review of: Cai Hua,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The Na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French. Asian Ethnicity *4*.1 (2003). 147-149.

Corresponding author:
Alexis Michaud (米可)
LACITO-CNRS, 7 rue Guy Môquet, 94800 Villejuif, France 法国

alexis.michaud@vjf.cnrs.fr
联系电话 00-33-950-800-138